

清
代
順
康
遺
事

嘯
公
題

同光遺事出書

此書所紀皆前清咸豐同治間遺奇事聞並吳可讀先生之奏摺並附先生之遺像全書兩冊每冊銅元廿枚

清世朝野軼聞第二卷全書目錄

林則徐焚燒鴉片之餘聞

柏俊被戮始末紀 並試題之不祥

劉忠誠之於連文冲

宦海潮劇內之事實

劉銘傳之軼事

榴瑞之異聞

岑毓英之軼事

蔣果敏公之軼事

梁鼎芬之軼事

王維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紀

發售處永興守森寶書局送報人皆有代售每冊銅元十二枚

清咸豐戊午鄉試案

閻文介公之軼事

彭剛直公之軼事

左文襄公之軼事

曾文正之於李文忠

賂秉章之遺事

江忠源之遺事

塔齊布之遺事

剛毅之遺事

乾隆帝巡幸江南紀

紀事

清代野史秘記

是書所記雖屬舊聞而稗家私乘亦足助趣編中所述皆乘乾問遺事異聞如烏靈美女之召禍番僧之怪誕劍仙之徽纜以及尼義妓俠其間事跡甚多曲折變幻隨處驚心動魄誠為世宗雍正之御案也

此書所記皆前清咸豐同治間遺奇事聞並吳可讀先生之奏摺並附先生之遺像全書兩冊每冊銅元廿枚

清康熙帝之御容



清代順康遺事目錄

洪承疇降清之遺聞

清世祖命多爾袞往圖中原之詔旨

清攝政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

史可法答多爾袞書

附清乾隆帝之跋語

吳三桂借清兵與睿王書並睿王之復書

范文程進兵薊賊之決策

清世祖登極日之奇聞

吳三桂之於陳圓圓

吳三桂絕父書之矯飭

陳圓圓之於吳三桂

圓圓之致三桂書

三桂遺事之奇聞

吳三桂叛清之檄文

三藩叛時之遺聞

永寧王世子妃之英烈

明潞王之後裔

盲蟲先生之不屈

三藩之因果一束

清野史中之異聞

清代順康遺事 卷一

洪承疇降清之遺聞

明崇禎之十四年。清崇德之六年也。清兵圍錦州。守兵不能敵。警報達京師。明廷特遣經略大臣洪承疇。督兵十五萬赴援。駐師松山。兩相脩戰。屢有攻擊。相持者數月。至明春二月。松山副將夏承德降於清。令急攻城。而已爲內應。以其子爲質焉。清遂盡力攻城。城陷。承疇及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等。皆被俘。明廷聞信大驚。爭謂承疇已死。舉朝大震。崇禎帝特命賜祭十三道。御製文哀之。其家人亦刊送行狀。一時皆愍其忠。久之。始悉死者實民仰等。而承疇獨降焉。然承疇負時譽久。其平生疵行亦不概見。一日降之。人多疑焉。既有知其詳者云。承疇初被俘。即絕粒自矢。期一死。有勸降者。承疇輒大哭。乃幽之。令人進羹食勸慰。承疇終不聽。清臣中有黠者。陰詢其降人。承疇何所好。有可以餌者乎。則以好色對。於是飾美女數人以侍之。復進美

味以勸之。且以食器承其唇。承疇以手拒之。器覆羹汁汚其衣。承疇拂拭之。仍閉目泣不已。清主憂之。某貝勒曰。姑俟之。彼終必降也。或問其故。某貝勒曰。羹汚其衣。猶拂拭之。況身命乎。已而承疇果降。清主以金卮酌酒賜之。承疇竟以隻手接而飲之。諸臣以其無禮。憤欲殺之。清主曰。吾以武力創帝業。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豈畏一洪承疇哉。願以中原風俗政治皆不甚悉。承疇降則大事不足慮也。

清世祖命多爾袞往圖中原之詔旨

清世祖名福臨。太宗第六子。太宗殂。世祖繼立。改元順治。時世祖年始六歲。以皇叔睿親王多爾袞監國攝政。順治元年。命攝政王多爾袞率師往圖中原。遂下詔曰。朕年幼沖。未能親履戎行。特命爾攝政王多爾袞往統大軍。用加殊禮。錫以御用蠶蓋等物。及奉命大將軍印。往定中原。一切賞罰俱准王便宜從事云云。

清攝政王多爾袞致史可法書

史可法者。明之忠臣也。當崇貞甲申之變。燕都既陷。報至南京。史可法等迎立福王。

由崧稱監國。尋即帝位。可法入閣。力籌戰守。馬士英欲入相。擠可法。使督師江北。時江北分四鎮。命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統之。諸人互相攻擊。福王又庸闇。馬士英用事。日以鋤正人、引奸邪爲務。逆魁阮大鍼、楊維垣皆爲援入。劉宗周上疏爭之。並請福王親征。不報。可法憤甚。聞李自成西遁。遂決策北行。疏請頒討賊詔。可法每作疏。必反覆諷誦。聲淚俱下。又請遣使求成於清。俱不報。順治元年六月。清攝政王多爾袞遣南來副將韓拱徽等致書於史公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相接。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我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

勳威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乎。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勍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土侯上。庶不負我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

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樂。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

史可法答多爾袞書

史可法旋遣人答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啓。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即遣使詢問吳大將軍。（三桂）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儀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當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

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兇聞遂來。地崩天折。山哭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仇。而一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杓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於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告師。兼欲請命鴻裁。連

兵西討。是以王師告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其主天下者。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續統。是皆於國讐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辛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襲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宗。歲止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地土。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竊覩幅幘。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哉。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施。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

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期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義。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舉。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附清乾隆帝之跋語

史公答書。實錄不載。其原書存於內閣。至乾隆朝高宗純皇帝命閣臣檢出。嘉其忠。哀其遇。御製跋語一篇。冠其首。茲錄如下。

朕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

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詎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所爲。必有疑其惡語而去之者。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奸權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顧福王即信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偏安與否。亦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力。惟有一死於報國。是不大可哀耶。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諱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辨。亦乃明臣義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于稗野之傳會。失之不經矣。

史公原書前清內閣人有見過者。言其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啓字。上有蓋印。其印

係督師輔臣之印六字。內箋每頁四行寫。每行二十字。筆畫蒼勁。忠義之氣現於紙上云。

吳三桂借清兵與睿王書並睿王之復書

三桂以圓圓故。作書絕父。自念非借滿兵不能復奪圓圓仇。遂往山海關。遣其副將楊坤。郭雲龍。赴滿洲乞師。時清順治元年四月也。清允之。遂遣睿親王多爾袞。統師至寧遠。三桂乃遣睿王書曰。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義。諒王亦知之。今我國之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掠擄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衆志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謫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

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義也。出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賊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爲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庭。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惟王允之。

癸酉清師次拉搭拉。睿王復三桂書云。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期滅此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喜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不共流賊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與我爲敵。今勿因前故爲疑。昔管仲射桓

公中鈞。後用爲仲父。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進爵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二則身家可保。世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云云。

范文程進兵討賊之決策

前清開國元勳范文程爲文臣中第一人。崇德時已授爲秘書院大學士。每議大政。必資籌畫。順治元年四月。闖賊陷北京。吳三桂乞師。攝政王多爾袞決策於范文程。文程曰。吾國兵精糧足。正宜乘時進取。三桂乞師。即允之往。剿逆討賊。正如摧枯拉朽。蓋自闖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彼雖擁衆百萬。橫行無憚。而揆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劫財貨。士忿矣。掠民貲。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以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建功立業。在此一舉。但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興敗所繫。不可忽也。我國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其圖之。多爾袞聞之喜。大

軍遂發。文程隨征。申嚴紀律。妄殺者治罪。於是一戰闖賊逃。再戰賊西遁。大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遂出示佈告於民。言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汝害云云。民心皆安。師入燕京。遂無阻力云。

清世祖登極日之奇聞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載諸史冊。歷歷可考。明之季也。妖孽叢生。疫鬼旱魃。白晝迷人。市肆售物。恆遇紙錢。此非將亡之徵歟。及闖賊陷燕都。崇禎帝殉社稷。闖登大寶。將即帝位。而甫至御座。頭暈目眩。若有人擊之者。遂跌仆地。以致咯血。此所謂妖鬼怪異者。時尙未去也。迨清攝政王多爾袞定燕都。迎順治帝定鼎登極。是日也。哈噠門一素稱啞叭者。忽而大言曰。咦。鬼崇耶。何成羣大夥而忽沒耶。人以其啞而能言也。詫詢之。彼仍驚駭四顧而言曰。適見一夥如丐形。且皆缺頭短臂。殊難看。吾正欲走避。聞彼衆云。乘衰肆虐。造物不禁。今勢變矣。皎日當陽。羣陰皆

伏。再不去必遭天譴。語畢。呼羣嘯侶而沒。再問之。啞如故。仍不能出語。此予幼時聞諸塾師所談清初野記中之奇事也。

吳三桂之於陳圓圓

三桂以圓圓故誓死滅賊。既作書與其父訣。遂勒軍入關。縞素發喪。會合清軍西下。屢戰皆捷。殲賊過半。闔恨之。殺其父襄。懸其首於桿。並殺其家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吳將軍本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於王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又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縱敵。妾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三桂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尙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京都搜訪得之。飛騎傳送。時三桂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營帳結五綵樓。備翟菲之服。從以香車列旌旗簫鼓。出

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愈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垂旒弭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挾瑟勾欄時。豈復思有茲日哉。

三桂既進爵爲王。裂土滇南。滇有五華山。向有永歷故宮。三桂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粵。玩器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及書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網載不絕。以從圓圓之好。三桂既王。圓圓將正妃位。圓圓辭曰。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闊。幸保殘軀。獲與奉匱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神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蒂弱絮於繡裯。培輕塵於玉几。既蹈非藕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三桂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後婦悍妒絕倫。羣姬豔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鉛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

不相排軋。親若奴婢。圓圓之養母曰陳。故幼從陳姓。其實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三桂潛蓄異謀。邢窺其微。自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披星冠。日以藥鑪經卷自隨。三桂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三桂。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而解。常曰。我晨夕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康熙之癸丑歲。三桂造逆。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薰嬌鶯。聯舳接軫。俱入禁廷。惟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份份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三桂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吳三桂絕父書之矯飾

吳三桂之請兵於清也。與其父書。其畧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我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

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兒不顧也。兒惟有效秦庭之泣。乞北師以剿逆賊云云。

觀此書。豈不嶄然大義之言。千古之下。令人欽仰不置耶。今閱明內監王永章陷賊中。所著有甲申日記一書。中載三月十九後。三桂與父諸書。竟置君親于不顧。唯拳拳於陳妾一人。眞所謂狗彘不食者。乃知世所傳前書中。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兩語。皆亂賊矯飾文過之辭耳。日記云。四月初一日。吳襄繳到三桂廿二書云。（案此時襄已降闖。所謂繳到者。即繳之於闖也。）聞京城已陷。未知確否。大約城已被圍。如可遷避出城。不可多帶銀物。埋藏爲是。並祈告知陳妾。兒身甚強。囑伊耐心。第二書云。得探報京城已陷。兒擬卽退駐關外。倘已事不可爲。飛速諭知家口。若陷賊中。只有歸降。陳妾安否。甚爲念。第三書二十五日發云。接二十日諭。知已歸降。欲保家口。只得順降。達變通權。方是大丈夫。惟來諭陳妾騎馬來營。何曾見有蹤跡。如此輕年小女。豈可放令出門。父親何以失算至此。兒已退兵至關。預備來降。惟

此事實不放心。第四書二十七日發云。前日探報陳妾被劉宗敏掠去。嗚乎哀哉。今生不能復見。初不料父親失算至此。昨乘賊不備。攻破山海關。一面已向清國借兵。本擬長驅直入。深恐陳妾或已回家。或劉宗敏知係兒妾。並未奸殺。以招兒降。一經進兵。反無生理。故飛稟問訊。第五書云。奉諭陳妾安養在宮。但未有確實之說。究竟何來。太子既在宮中。曾否見過父親。既已降順。亦可面奏說明此意。但求將陳妾太子兩人送來。立刻降順云云。以此諸書觀之。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者。真詩史之言也。

三桂初猶有擁立太子之議。所謂義興元年是也。暨聞闖以圓圓侍太子。大憤其議遂罷。此卽梅村詩所未嘗及。而國初諸老逸史。亦未有能言其故者。今悉在永章日記中。當時目擊所錄。必得其真。亟錄傳之。足以廣異聞也。記云三月二十日。賊在田皇親家搜得太子定王以獻。闖令入宮。二十一日。封太子爲宋王。定王爲安宅公。四月初六日。闖發檄與三桂云。太子好好在宮。汝莫想借他爲由。朕已封爲宋王。將爾

等妻女與他奸淫。以洩崇禎之忿。初九日闖下僞詔親征三桂。十二日起程。太子定王代王秦王漢王吳陳氏吳氏吳氏李氏僞后妃嬪皆從行。吳陳氏即圓圓。兩吳氏皆三桂妹也。二十五日戰于一片石。闖大敗。退入關。太子與圓圓遂皆至三桂軍中。二十六日。闖又爲誓書與三桂云。大明朝義興皇帝。使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三桂。尙義伯總兵官唐通。大順朝永昌皇帝。使兵政府尙書王則堯。張若麒。於甲申四月二十二日。立誓于山海關。自誓之後。各守本有疆土。不相侵越。大順朝已得北京。准於五月初一日交還大明朝世守財貨歸大順。人民各從其便。如北兵侵掠。合力攻擊。休戚相共。有渝此盟。天地殛之。二十八日。牛金星揭得三桂告示兩通。呈闖。闖視之。一列監國大學士平南王吳銜。下書義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一列平西親王吳銜。下書順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川印文亦兩歧。闖曰。大約我勝則與我和。清勝即與清合。彼誘得太子陳氏。便爾背盟。實非人類。立擒吳襄及家口十六人。斬于市。二十九日闖登極。三十日率諸賊退出京師。五月初一日接太子手敕。以初三日

入都。爲大行皇帝。大行皇后舉行大事。末署義興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正擬具本。明日入奏。忽傳太子已至城外。王德化亟備車駕。鹵簿。至朝陽門迎駕。永貞在內預備云云。書至此以下。遂無一字。其如何變局。則不可得而知矣。按諸書皆言闖挾太子。二王西走。未嘗有歸諸三桂之說。果爾。則北都公主所見。與南都所謂王之明者。信哉。其爲依託矣。然亦安知非闖賊以是繫三桂。及中原士大夫之心。而僞封一人。以亂觀聽乎。逸民某君所爲木居士憤言。謂方太息此舉之不成。而致慨于有明一朝。與廢實繫圓圓一人。則非惟墮三桂之欺。抑且爲闖所笑矣。

陳圓圓之於吳三桂

圓圓傳云。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三桂。怏怏也。而三桂念更甚。田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田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至廢寢食。田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田

晚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幸。而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田第。時闖兵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台。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田晚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田晚曰。此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盡以此請吳將軍。當必來無卻顧。田然之。遂恭邀三桂。觀家樂。三桂欲之。而故辭也。強而後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田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三桂即欲去。田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姬皆殊秀。獨一澹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田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田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三桂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三桂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田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三桂遽曰。能以圓圓見贈。

吾當報公家先於報國也。田勉許之。三桂立命圓圓拜辭。田擇細馬駝之去。田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襄督理御營。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圓圓於府中。不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逃者亦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故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稀。田晚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田贈三桂。三桂留於其父吳襄第中矣。是時襄方降闖。闖即向襄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襄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圓圓歌吳曲。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遂留之宮中云。

圓圓之致三桂書

陳圓圓致吳三桂書。見閨墨萃珍。未審其傳錄奚自也。茲照錄之。書云。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列之雲屏。則妾庶幾與鸞鳳爲儔侶。何至溷獸鳥之蹠跡哉。闖賊於四月朔。首冕旒。身龍袞。肆然擁仗升御座。逼妾承僞旨。妾念將軍之恩義。憤家國之破

亡。戟指罵賊。奮不顧身。冀拚一死。以謝將軍。以成妾志。詎闖賊忽掩兩耳。充如不聞。指揮僞宮嬪。及一僞侍衛。仗劍迫妾入後宮。妾偶回顧。不禁竊喜。蓋此僞侍衛非他。即將軍舊部施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隔彈指聲。急啓樞。見保住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爲。嗟嗟。妾尙何爲哉。此身可留。則固爲將軍之身。此身不可留。請待將軍於地下。敢不腹心。唯將軍圖之。書言闖賊僞侍衛即三桂舊部施保住。揮劍示意。情事宛然。當日綠珠絳樹。紛絮天涯。維持調護。保住與有力焉。此書得達三桂。殆亦保住爲之魚雁耳。

吳三桂遺事之奇聞

吳三桂巨耳隆準。而無鬚。瞻視非常。尊嚴若神。雞鳴即起。夜分始就寢。終日無惰容。鼻上傷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紋如線。平時不見。怒時即隱然深現。如與人語。疾言則意無他。或心計中變。則閉唇微咳。聲出鼻中。以此測之。百不失一。所居平西府。制擬王者。千門萬戶。極土木之壯麗。于海中建一亭。名曰近華浦。又築一園于西郊。名曰

安阜園內書室一所。名爲萬卷樓。自侈平蠻大功。期垂永久。塑自像于報國寺東配殿。落成日。大亨諸官。時有鹽道趙廷標者。好滑稽。三桂指金剛像使爲詩。廷標應聲曰。金剛本是一團泥。張拳努目把人欺。你說你是硬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三桂大笑。亦知其諷己也。

三桂少年頗嫻文學。其討闖檄文。乃躬自屬艸者。其略曰。李自成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於城闕。犬豕踞於宮廷。弑我帝后。刑我士紳。戮我民庶。掠我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勛懿戚之誅鉏。鬼門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萬。試思赤縣歸心。仍是朱家正統。云云。

三桂既畜異志。居常鬱鬱不樂。羽士某者。以相術爲滇中冠。嘗至省城。三桂使人召之。不肯至。三桂不得已。乃微服走詣之。某熟視良久曰。君相貴不可言。然頰下有紋。主後不昌。殆無嗣乎。三桂默然。歸即使人往殺之。則羽士已行矣。又常多畜死士。有

陳魁虎者。矯健絕倫。能縱跳空中。手攫鳶鳥。一日侍三桂宴。酒酣大言曰。吾殺人者。直行所無事。專諸荆軻。不能生刺秦皇。予以俠名。有媿色矣。三桂聞之。矍然動容。不旬日忽傳陳深夜闖入府苑。圖姦宮女。執付所司。論棄市。陳臨刑。尙極口呼冤。蓋三桂懼其有異志。設計誘之入內。誣以圖姦而殺之也。然自是部下多解體矣。

三桂反謀既決。令所部秣馬厲兵。徐圖發難。適三桂妾弟某忤三桂。三桂銜之。妾弟某慮得罪被誅。遂走京師告變。康熙帝不信。遣人覘之。使者至滇。宿逆旅中。時逆旅主人爲三桂心腹。有北來者。百計偵探。必得其情實以報。三桂知帝已見疑。恐官軍猛至。謀所以誣之者。適值改歲。三桂乃自書楹帖。榜諸府門曰。帝力於我何。有臣清恐人不知。使者留滇月餘。竟無所得。僅以所見聯語歸述于上。帝大笑曰。此老果不反。被告者過也。未幾反書聞。帝方沐。擲冠於地曰。忤奴誑我。

三桂嘗挾十萬金遊大梁。恣爲狹邪游。未幾金盡。大爲逆旅主人所窘。有汴妓名桐花者。奇其爲人。厚視之。留宿家中者匝月。而三桂之材官。以金錢至矣。亟入市購大

秦珠徑寸餘者。以酬桐花。價值萬二千金。三桂遂題詩店壁曰。走馬張弓二十年。歸藩無路且朝天。梧桐雨後芭蕉雨。注到陰符第幾篇。

三桂喜度曲。偷聲減字。不差累黍。自命爲有周公瑾之風。蓄歌童數十輩。自教之。有六人技最精。稱曰六燕。蓋六人者。皆以燕名也。偶服游江淮間。與六燕俱。廣陵賈人某亦嗜聲伎。值家宴演劇。三桂投刺謁之。賈欣然延入。納之上座。樂作。則脫板乖腔。白無一當。主人與諸客極口褒獎。三桂則默坐。瞑目搖首而已。主人憤甚。反脣稽曰。若村老亦諳此耶。三桂曰。諳此不敢云精。然嗜此三十餘年矣。主人慙不悅。客有黠者。請三桂奏技。否則將折辱之。三桂欲自炫。不復辭謝。欣然爲演惠明寄東一齣。座客皆相顧愕眙。少時演畢。一笑而去。主客竟不知爲何許人也。三桂每與人道及。謂爲生平第一快事。

三桂寫字頗劣。而最喜臨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列翠軒者。廳事五間。窗外隙地數丈。悉栽短艸。艸盡則層巒疊嶂。高凌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於軒內作擘窠大字。侍

姬數十環列於側。鬢影釵光與山光水色互相輝映。廁身其中。謂不復知有人間世也。

三桂雄猜陰狠。舉動時出人意料。或發其隱。輒銜之次骨。撤藩詔下。三桂召幕府諸人商榷行止。衆不知三桂反志已決。爭獻策。然絕無當意者。有少年胡生者。山陰名士也。獨隅坐微笑。默無一言。翌日三桂設筵。徧召諸人小飲。酒數巡。胡生忽腹痛欲裂。起如廁立斃。衆莫測所以。猶以爲暴疾也。

吳三桂叛清之檄文

三桂既謀反。調集兵馬。分守要隘。慮無名。未便傳檄。撤藩詔下。三桂遂於康熙甲寅年正月擁崇禎第三子即帝位。改元周。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傳檄四方曰。本鎮深叨明朝世爵。統鎮山海關。一時李逆倡亂。聚賊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慘矣。東宮定藩之顛跌。文武瓦解。六宮絲亂。宗廟邱墟。生靈塗炭。臣民側目。莫敢誰何。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血有

乾心痛無聲。不得已許虜藩封。暫借彼兵十萬。身爲前驅。斬將入關。李賊遁逃。誓必親擒賊帥。斬首以謝先帝之靈。復不共戴天之仇。幸而渠魁授首。方欲擇立嗣君。更承宗社。不意狡虜再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追悔無及。將欲反戈北逐。適值先皇太子幼孩。故隱忍未敢輕舉。避居窮壤。艱晦待時。蓋三十年矣。彼夷君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職。君昏臣暗。彗星流隕。天怨於上。山岳崩裂。地怒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正當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也。爰率文武。共謀義舉。卜甲寅年正月元日。推奉三太子。水陸兵並發。各宜凜遵誥誡。

三藩叛時之遺聞

▲吳三桂之叛也。潮州鎮總兵劉進忠。首附之。與三桂遙爲聲援。廷諭令尙可喜發兵討之。可喜次子尙之孝。勇而無謀。遂令其督師出討。屢戰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春。可喜於粵秀山後。開濠築壘。爲固守計。於土中得石碑。其上有文。

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恨。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
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砂磧。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
讖。未有能解其意者。厥後可喜死。之信從三桂叛。卒至滅亡。此等碑文發現。正不
祥之兆也。

之信爲尙可喜之長子。封俺達公。酗酒嗜殺。壺罈杯罌。與弓矛刀戟之屬。隨其所
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若在深宮靜室。無以解酒者。即自引佩
刀刺其侍者。雖寵姬美妾。皆癩痕遍體。之信又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蓄狗數
百條。選健兒百餘人爲狗役。每旬日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以豚肉若干。劬以
飼狗。街中人狗塞途。行道者皆避匿。一夕聞有鬩吠聲。急呼狗監往視。監見一瘼
狗方嚼柵門。懼不敢入。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以啖狗。肉盡而止。瘋狗傷人不
顧也。

又取民間子十五歲以下者。爲把竿之戲。竿長二丈。以巨竹磨去其節。復塗其皮。

光可照鑑。教以攀緣上下。且令在竿頭盤舞。之信把盞觀笑。以爲樂。其有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而死。或跌折而傷。恬不介意。噫。殘忍極矣。

尙之信約衆謀逆時。送印僞周。上書三桂。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復投誠於清。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識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斬頭。禍形已兆。宜其不能逃誅戮也。然而自古嗜殺人者。亦無獲令終者也。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赦尙之信從吳逆之罪。仍命襲父爵爲平南王。並命率師討孫延齡。駐軍宣武縣。其藩下有張伯全者。素爲之信所不喜。每欲殺之。幸以滑脫未致於死也。又有張士選者。爲之信弟之孝私人。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即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之信心懷怨。放言訕上。奉旨遣侍郎宜昌阿。同伯全至粵勘問。其時藩府之兵權統委於固山「即都統」王國棟。而國棟方與巡撫金儻交歡。金儻授意國棟。偕尙之璋賚詔至宣武。詭言仍令歸藩。有查問事件。之信聞命。即解兵符。還廣州待罪。遂拘於五仙門提督行臺。四

圍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金僦遂以反狀奏聞於朝。庚申八月十七日。之信賜死於府學名宦祠。其餘皆被戮。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餘燼埋瘞於西園報資寺側。

當尙之信拘留於五仙門中。內外音信不通。之信母福晉與其弟並子女等尙在舊藩府。知之信被拘。徬徨涕泣。不知所爲。李天植時爲藩下總兵。憤王國棟之殘忍喪心。密與府中人謀曰。國棟尙王之部下。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久。洵加拔擢。位至固山。兵權歸其執掌。寶貨充其私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也。俺達公之納款吳三桂。國棟曾無一言諫阻。伊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俺達公悔罪。已棄邪歸正。朝廷且加恩仍令承襲王爵。率兵討逆。乃因二三宵小之讒搆。致見拘執。王國棟即宜剖肝瀝胆。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效命之秋也。不特不爾。而反陰陽其間。逢迎金撫翼。以賣主而易富貴。忘覆翼之鴻慈。肆反噬之殘狠。先王之杯土未乾。而使其全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道乎。不若誘

而殺之。庶足以慰王之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然吾志決矣。願從者聽。不願從者去。不洩吾謀足矣。皆誓曰。吾輩死則死耳。定不與國棟俱生也。於是傳福晉命。召國棟入府商議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廊間。國棟不知其謀。昂然而入。武士突出。擒縛於廊下。之信子先剗去國棟兩目睛。李天植與尙之節等。寸割其肉。投於羣犬啖之。國棟家人逃歸。即奔告金撫。立派衛隊往擒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金撫親爲嚴訊。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凜然。其餘皆供詞甚壯。金撫據奏於朝。均以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零八人。即之信賜死之日也。

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給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出箱中券契。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先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於我家。不得長生。今遭大變。與其汚而生。不如潔而死。揮刃劈長女首。復斫次女。皆立斃。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主。我輩可不以死報夫乎。閨中之妾十人。皆令自裁。或自縊。或自殺。舒氏遂自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嘗豔稱之。而女子如此義烈。眞自古罕見也。

湖南長沙有朱氏女。值三藩亂。潰兵突至。舉家逃匿。女被營卒所掠。女志堅意決。衆莫敢犯。營卒羈女於舟。行至小孤山。奮身投江。其尸逆流三晝夜。竟浮於故居水濱。託夢於其父母。訴其慘死狀。即浮尸處。父母驚而起。尋跡之。果得女尸。慟哭收殮。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詩絕句十章。重緘密紐。字尙未沾濕。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照錄之。其一云。少小伶婢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其二云。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潛潛淚忽枯。葬入江魚浮尸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耿精忠叛時。浙閩間土寇出沒。道路梗阻。有新選閩中南安縣令王公者。挈眷赴任。塗遇寇劫。夫人機驚。乘暮得脫。比曉。家人相失。不知夫所在。恐辱於賊。以垢塗面。乞食於野。訪至西安。仍杳然。乃齧指血題絕命詩於襟。欲投井死。村人救而免。時趙恭毅守西安。聞之。詢悉顛末。嘉其節。歎留內。爲女公子師。出示訪王下落。未幾。王公適來投刺。見公。公延入。詳詢歷難狀況。獨不以夫人在內告。而使夫人

親治饌以進。酒半。王泣下。公故詢之曰。何無故而泣也。王曰。此味絕類亡荆所治。且斷葱亦以寸爲度。見之不覺感觸耳。公佯爲嘆息。旣而曰。吾有一妹三十未嫁。今請附爲婚姻何如。王不允。彊而後可。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王夫人歸之。屬婢僕輩勿洩。花燭旣備。王猶不樂。交拜入房。王掩面泣。目不一及。夫人固知之。見王如此。悲不能忍。乃泣而語曰。王郎猶念及糟糠乎。王驚視之。乃妻也。相抱而哭。各述流離狀。始知公之盛德。而詭詞以合之也。至亂事平。而王公文憑前已失去。公爲詳稟上憲補給之。於是領憑上任。兩家誼同至戚。使問不絕。公尋以行取擢御史。入都召見。上聞其事。垂詢之。公據實奏之。上嘉其行。屢遷其官云。

范承謨。大學士范文程之公子也。初以蔭生補侍衛。復舉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官至浙閩總督。死於耿逆之難。賜諡忠貞。有畫壁詩傳於世。忠貞之督閩浙也。知耿藩之奢侈暴虐。已料其必叛。屢經奏聞於朝。及耿藩將叛。迫脅忠貞已急。公知不能免。乃陰委心腹武弁。將總督印信縛於腰間。護同其公子入京。

告變時耿藩嚴布邏騎。稽查關隘。村店野寺。搜索盤詰。見可疑者輒殘害之。公子偕弁北走。將出閩界矣。天晚不敢投宿旅店。遂棲於廢廟中。殿古無燈。窗破漏月。弁與公子因驚恐跋涉。疲憊已甚。復念虎口將離。心亦稍舒。遂掃去案塵。枕袱而睡。甫交睫。突峭風砭骨。不寒而慄。驚而視之。見一鐵面虬髯者。手劍立於前。弁厲聲叱曰。爾何爲者。虬髯者笑曰。勿作態。吾知汝勇健。然吾殺汝如昆吾斫嫩腐耳。公子知爲異人。乃揖請曰。君何爲者。欲劫我二人耶。虬髯者曰。汝二人行跡僕知之。僕感范督忠義。故來救耳。公子乃再拜而泣曰。君果垂憐。諸詳示之。虬髯者曰。耿藩羽翼遍閩境。捕公子者已在前途。我暗隨公子已非一朝夕。今見禍將噬臍。來此與公子同行。此厄一去。北行皆坦途也。時鷄已三唱。公子同武弁携髯前走。虬髯者隨之。一日已至福寧府。將入浙。天旣暮投宿旅店。虬髯者謂公子曰。汝二人且安睡。夜間有警勿駭也。公子領之。二人竟安寢矣。至午夜。公子與弁於睡夢中陡聞砉然一聲。驚醒視之。見床前仆一尸。首已斷矣。將欲問故。虬髯者曰。事了。

矣。何驚爲。遂由囊中取白屑糝尸首。轉瞬化爲水。公子駭甚。虬髯者曰。勿恐。明晨入浙。可無虞也。僕去矣。公子欲拜謝。而已無踪。公子與弁不敢睡。天既曉。遂起身入浙。至省垣。見地方官將耿藩已叛。父被拘。携總督印信及告變摺。並途中遇險一切情形詳述之。地方官不敢稍延。急申上憲。上憲遣軍隊保護入京師。摺上。朝廷方知耿藩實叛矣。於是遣將率軍前往防剿。終得翦除大患。噫。茫承謨之忠君。公子不辱父命。武弁不負重託。耿逆之暗殺未遂。皆虬髯者之力也。然虬髯者究爲何許人。竊意康熙間多劍客。虬髯者或劍客歟。

按耿精忠既蓄逆謀。遂以計誘范承謨。詭言海寇至。邀承謨議事。巡撫劉秉政。陰通精忠。促之行。承謨知有變。左右請擐甲以從。承謨曰。衆寡不敵。備無益也。乃坦然按轡。至則逆衆露刃相脅。承謨挺身前罵賊。精忠憚其威望。恐殺之重。民怒。乃拘土室中。置守者三十二人。絕粒八日不死。精忠遣劉秉政說降。承謨蹴之仆地。罵曰。逆臣不日當就誅。我先褫其魄。竟不屈。精忠遂舉兵變服。以都

統馬九玉總兵曾養性。白顯忠爲爪牙。移檄遠近。遂陷全閩。分三路出寇。承謨於土室中幽囚三載。冠御賜冠。衣辭母時衣。每朔望北面再拜。問爲詩文。以炭書壁上。部曲有張福建者。欲奪承謨走。手持雙刃奮呼奮門。連斃賊而死。蒙古人麻尼。看守承謨者三十二人之一也。感承謨忠義。謀出走。事泄。精忠將磔之。麻尼大言曰。吾願與忠臣同死。不願與逆賊同生。遂死之。及清康親王。傅貝子等。率師入福建。大破精忠軍。將軍希爾根。擊走白顯忠。復建昌。顯忠降於清。適精忠與鄭經交惡。鄭經復奪其漳泉汀郡諸府。清兵乘勢進攻。長驅入仙霞關。鄭經亦半取閩地。大軍至延平。精忠不能支。望風瓦解。不知所爲。欲復投誠於清。冀以飾辭免死。而懼承謨暴其罪。非先滅其口而後始可降。於是夜使人迫承謨死。承謨曰。吾忠臣死其分也。爾輩勿得污吾身。即起索衣冠。執者奪之。承謨以械挾執者。令不得前。遂整衣冠望闕拜畢。自縊死。其幕客稽永仁。王龍光。沈天成。從弟承諧。及親屬家丁五十三人。並遇害。舊卒王道隆。亦自刎死。

三藩之被滅也。識者以尙王可喜爲較冤。蓋可喜本無叛意。而宵小讒搆。旣爲朝廷所疑。復爲其子之信所制。驕奢殘忍。肆行無忌者。皆之信所爲。可喜何有焉。可喜慕客有金光者。以之信暴虐甚。陰勸可喜廢之。立次子以全社稷。可喜以爲然。而不能行。金光恐謀洩。爲之信所害。復令可喜上疏朝廷。請自歸老遼東。留子之信鎮粵。以冀脫離困制。見帝面陳衷曲。疏上。交部議。部議以可喜父子分離。非便。不如盡徙全藩。旣被駁。可喜益不安。之信以爲不允其鎮粵也。憤甚。三桂及精忠聞之。皆不自安。亦請撤藩而探朝旨。帝以諸藩強暴。終禍國家。遂毅然降旨允之。三桂遂叛。以兵力迫之信。之信計無所出。遂殺金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不下者。皆此人之所爲。今殺之以謝上國。並納款三桂。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促光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而之信已稱兵廣東。耿精忠亦叛于福建。陝西提督王輔臣應之。隴右漢中相繼陷賊。朝廷雖遣將往剿。而軍興無功。賊勢日漸猖獗。帝憂之。適有御史成其範者。精通星占。以逆藩有敗

亡之象。上奏一疏。詳陳其理。茲照錄下。以廣見聞。奏爲星占之理可憑。捷音之來伊邇。請敕令軍士應期征勦。以奏蕩平事。臣竊惟天道至微而難窺。非淺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生。何敢妄談。但事關軍國大計。不敢不據實爲我皇上陳之。臣謹按五星之占驗。往往不爽。惟熒惑一星。其應尤連。此司馬遷所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之志曰。熒惑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敗。各以其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民所居國受殃。大官書曰。熒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速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令大。今年十一月十五。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惟自十二月十八。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而止。失鬼金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時。則自十二月十八。至正月十七止。論其地。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

月之內消滅無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臣以爲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克火，火故不能爲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火土相生，火亦不能爲厲也。至於火退鬼金，則火能燦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熾。況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也。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止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所必然耳。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之占驗，其理如此。請敕軍士速應星象，以圖剪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疏上，帝可其奏。於是特命蔡毓榮、趙忠襄征滇越，復命圖海向關中，岳樂、傑書等平江浙。諸軍進剿，賊勢大衰。官軍頻復其侵地，之信悔附賊，轉降於官軍。精忠與鄭經不和，投誠於清。三藩自相殘殺，三桂勢日傾。未幾病死，其孫吳世璠爲賊首領，雖固守雲貴，而湘蜀之地亦次第爲官軍所恢復。大兵南追世璠，奔回雲南，亦自殺。時康熙二十年也。耿尙二藩亦皆伏法。三藩悉平，果如其範所奏云。

按雖云星占有徵。仍在將帥得人。湖廣總督蔡毓榮。剿平吳逆。最有大功者也。當三藩始叛時。朝廷猶沿開國故事。以諸王貝勒督軍。不肯委兵柄於漢大臣。然是時去開國垂四十年。當時百戰健將代謝已盡。子孫襲爵者。席承平久。皆不知軍旅爲何事。即八旗勁旅。亦稍稍脆弱。故吳逆席捲湖南。江西。所至如破竹。諸大帥皆擁重兵。雲集荆襄。不敢遣一旅渡江。與賊角。吳之部將多請率師過江北討。幸三桂已老。頗持重。不敢輕進。使從諸將計。以偏師濟江而北。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清諸將帥既日久無功。朝廷始不得不用漢人。於是蔡毓榮及趙王諸將始乘時而起。克蕺大功。以此觀之。帝不過假星象占驗之說。以振士氣。選將帥以剿吳逆。方針一轉。三藩皆滅云。

三藩既平。清聖祖於夏避暑瀛臺。設太平宴。召集羣臣。遊釣於南海。下諭曰。朕思天熱移瀛臺。今天下少安。卿等勤職。宋時會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爲美談。今設網以待卿等遊釣。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云云。

永寧王世子妃之英烈

清既定都燕京。遂遣肅王豪格。豫王多鐸等。分統大軍定各省。時明永寧王據撫州。清軍至。奮力攻之。城破。永寧王父子皆殉國。永寧王世子妃彭氏。生有國色。足纖小。江西人以彭小脚稱之。而驍勇多智。力敵萬夫。撫州既破。妃誓以復仇。乃獨率家丁數十人入福建。寓汀州。結義軍將范繼辰等。聚衆數千。克寧化歸化等十餘州縣。每戰必勝。勢張甚。清兵極畏之。會歲飢。糧餉不濟。衆稍散。遂以順治五年。爲叛將王夢煜所敗。被執不屈。絞殺於汀州之靈龜廟前。其從婢二人。一名金保。一名魏真。年皆未及笄。而俱有勇力。善騎射。妃既死。金保自剄。魏真竄山谷間。十數日。兵退乃出。竊妃與金保二屍葬之。遂去爲尼。不知所終。此明季諸野史。俱未紀載。今當表而出之。

明潞王之後裔

清康熙初。商州富翁某。爲人頗良善。一日有少年貌甚文雅。款門乞傭。翁納之。叩其姓氏。自言許姓。名茲田。翁試之。殊通翰墨。辦事精敏。翁愛之。不使與衆奴伍。是年除

夕。翁命少年同席飲酒。少年殊怏怏。不甚下箸。翁詰之。但以病辭。翁以其未食。即撤數器賜之。少年謝受去。逾時。翁至少年臥室。聞內隱隱有哭聲。潛窺之。見壁間徧懸畫像。約十餘軸。首冕旒而身蟒玉。皆帝王小影也。桌倚於壁。燃巨燭。置羹其上。少年跪拜盡禮。翁疑且駭。呼其開關。啟扉。少年長跪翁前。自投無數。翁掖之起。問壁上畫像。係汝何人。少年蹙容攢眉。若不勝其哀者曰。總祈長者包涵。小子實潞王之庶子也。國破家亡。堂堂十七葉天子。誰來奠一杯清涼酒者。某埋頭偷活。見所謂賣菜傭。當歲時伏臘。猶祀先祖。而朱氏顧若此。是以悲耳。所藏畫像。皆先代遺容也。翁亦戚然。勸其謹藏畫像。無露痕跡。不然近來人心叵測。官吏尤梟獍。設走消息。皆得殲子。以邀升賞矣。少年唯唯叩頭。翁還禮憐之。與田三十畝。竟匿跡終老。娶村婦亦生一子。杜老詩曰。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言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哉。

盲蟲先生之不屈

前清入關。流賊敗走。明社以屋。清遂定鼎於燕。臣民皆附。然其間尙有一二志士。始終不屈。足爲世法者。以予所聞。有金陵老人焉。老人年五十餘。恒手提竹筐。內貯酒壺。首戴草笠。衣衫檻褸如丐者。每過鍾山下。則以酒奠太祖陵。泣數晝夜而不去。淚枯繼以血。人有詢其姓氏。則置之不答。獨湘人某識之。謂此老爲盲蟲先生也。先生劉姓。名蓼雪。蘇人。博學能文。自鼎革後。即棄其妻子外出。縱游江浙間。自號盲蟲。時痛飲於三山酒肆中。醉時仰天狂號。若有瘋疾然。或自批其頰至數十。或以頭觸柱。至血流乃止。而口中猶大呼天殺我。天殺我。不絕。當爐者駭極。羣皆以爲瘋顛。久之亦不之怪。一日清晨。先生忽提壺登鍾山之巔。且飲且哭。旣而入龍泉寺。向老僧索筆題一詩於壁云。我來揮淚看鍾阜。零落梅花繞樹飛。宗國故宮嘶戰馬。孝陵荒草臥肥豨。杏開乍見紅成市。柳暗初嫌碧掩扉。怪煞俗人如傀儡。明朝拚與世相違。越日即自盡。嗚呼。烈矣。

三藩之因果一束

順治丁亥征滇。洪承疇督師南下。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督兵拒戰。而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歷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永歷於貴陽。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五華山永歷故宮。增修廿餘年。備極崇麗。及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令清廷。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其孫世璠僭立。戊午。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世璠斬之。雲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維章赴幕楚雄。訪其父老。敘述吳藩遺事。遂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先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即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功。行營歷歷草萋萋。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苔蘚天半起觚稜。不盡亭臺取次登。心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哭西陵。

尙之信暴虐無人道。死固其宜。而其家亦均遭滅亡之禍者。其中有因果在也。當順治初。可喜征南。破廣州。屠戮極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

死者復不可勝計。尸骸填衢塞汙。有紫衣僧大發慈悲。募役購薪。將所有尸骸皆聚於東門外之隙地。燃火焚之。累骸成邱。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雪堆。僧於其傍令役掘大坎。而埋瘞焉。名曰共塚。噫。慘哉。觀此。可喜固有滅絕之罪也。因果循環。烏得而不信哉。嗚呼。水流濕。火就燥。願天下人勿造此因。而結斯果也。

清初大軍南征。粵東既定。耿精忠。尙可喜。均封平南。靖南王。於粵州建築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壯麗。而耿藩性尤豪侈。府既落成。惟門外兩石獅耿以石不佳。立命工役移去。傳令工頭言兩獅須一星巖石製成。方爲合體。於是飛檄肇慶府。轉飭高要縣。採取之。縣令楊雍建。承命督工。赴山採石。盡力開鑿。斧丁晝夜無暫息。僅得脰石兩具。駕以巨舟運往。行至峽口。石重舟不勝載。俱沉於水。藩府聞知。復命更取。督催益急。藩官日喧促於堂。縣令楊公惟俯首隱忍而已。未幾。楊令內擢京職。得蒙召見。竟面陳粵東不堪兩王之擾。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藩於福建。其府後改爲將軍署。而猙獰列峙於門外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嗚呼。驕則必敗。實爲消

長之機。耿尙二藩封王裂土。勢燄薰天。侈而不仁。瞬息漸滅。富貴榮華。洵如泡影。而浮雲已逝。石獅猶存。悼古者感慨係之也。

清野史中之異聞

帝王之裔流落民間者蹟矣。史冊所載。指不勝屈。楚之懷王孫心。漢之宣帝病己。此其大著者也。其他稗官所紀。野史所載。奇詭巖飭。耐人尋索者。更燦花於說林。而爲考據家九疑山。必求其真面目而後快。此皆千百年前事也。近閱清野史中所載。康熙時亦有是等奇聞。事之詭秘。似難確信。而言之鑿鑿。殊非杜撰。節錄之。以爲考據家之資料耳。

山東袁州府距城三四十里許。曰獨山村。有王姓夫婦居村尾。年俱逾四十。而無子女。素以捕魚爲業。結茅屋小如團瓢。濱湖晒網。身在斜陽圖畫中。而業魚獲利。頗有餘資。以是老夫婦得魚沽酒。其樂陶然。一夕王叟對月傾醪。醺然醉臥。忽老妻搖之使醒。曰。子聞之外有呱呱聲。出旁近。靜夜四無鄰。安得有此異物耶。王叟聞言。即瞿

然側耳。且揉其眼作詫語曰：怪哉！聲乃在網中。真奇事。立起視之。則繡襪錦襪。居然一寧馨兒。啼聲甚雄壯。貌豐偉。王媪抱視之。大喜曰：姑無論其來處。即以爲天賜亦佳。遂抱而歸。飼以餅餌。天既曉。乃至村中覓乳婦。村人皆樂王叟之誠樸。願爲之乳。且譁然爭以爲天所以報叟之好善。因名曰天賜。及五六齡。乖覺跳盪。逾常兒。且勇健有力。村中兒無敢與角者。王叟愛之甚。不加抑遏也。或勸之入塾。王叟乃捐沽酒資。以充束脩。天賜穎慧過人。幾有一目十行之概。無何。王叟及媪相繼逝。天賜僅十齡耳。喪葬訖。天賜遂廢讀。日與村中無賴子弟游。父老之。王叟有雅故者。呼而詰責之曰：王叟夫婦撫養汝成人。今竟若是耶。天賜大慚。乘夜遁去。自是獨山村中。遂無天賜之踪迹。而王叟生平網兒異兆。時時猶繫人感慚焉。

天賜去後。自疑非王叟子。因日夜皇皇。思一究其底蘊。始與無賴子鬪雞走狗。練習身手。且陰求奇俠。欲爲足跡徧天下之豫備。既而從游俠少年至濟南。居半載。無所得。復南下。由徐州至廣陵。漫游紅橋佳麗地。時天賜年已十五六。英姿颯爽。照耀不

羣。見者莫不驚異。一日偕諸少年縱飲酒樓中。忽有偉丈夫目之不已。天賜疑其輕薄。意甚惡之。既出。有蒼頭持刺。請天賜往某家相晤。視其刺。殊不相識。諸少年曰。某家者鹽商之巨擘也。而刺名實駐防江南將軍。盍聯絡之。以爲資用。取求地也。天賜然之。乃往見。至一公館中。則中座者狀如侯王。所謂將軍及鹽商僅奔走待從而已。天賜莫測所以。頗疑悚失色。中座者先諦審天賜顏色。復持其手詳視之。乃失聲曰。果龍種也。一準尤酷肖。乃謂之曰。吾欲挈爾入京都。將有所位置爾。爾願之乎。天賜茫然不知所對。猛憶此即頃座間之偉丈夫也。遂抗聲答曰。小子立志欲爲世間第一流人。安能從子作奴隸。中座者遽起謝曰。子金枝玉葉人也。吾安敢以子爲奴隸。但此間尙不宜洩吾秘密。願入都後語之。決不爾欺。天賜始默然。遂別羣少年而北行焉。

天賜察偉丈夫舉止非尋常官吏比。因大疑之。數日漸稔部下健兒等。天賜暗尋之。始以行狀相告。則實額駙某。官爲內大臣者也。奉內廷密旨至江南。訪查事件。居金

陵。邗上。各月餘。至是始返京。覆命耳。天賜大驚。意挈吾入都。將羅織以陷吾罪。抑參養以造吾福。吉凶俱未可知。顧自問雖游蕩。不事生產。亦未嘗有犯綱亂禁事。其將何以罪吾。卽吾稍有所瑕隙。彼不及察。然顧其詞氣又不類。若非分之福。吾更有所不受。然則鬱鬱從彼何爲。吾亦欲自由耳。不如逃之。一日約行抵德州界。地方有司奉額駙游某名勝處。天賜未及從。俟額駙行後。躍而起曰。此其時矣。遂挈僕被竟南遁矣。顧額駙待天賜極優。防之亦頗密。此時僕從雖多。從額駙去。而留侍天賜者尙數十人。羣起追之。天賜掣佩刀返揮。擊殺其近身者。餘人皆辟易。亟奔往告額駙。額駙大驚。親策馬及從騎十餘人追之。始得之數十里外。天賜以爲將擒已。又立傷從騎一人。額駙大呼曰。子實某阿哥也。吾決不害子。千祈勿疑。且苟失阿哥。吾之功名身命亦不保。幸阿哥憐我。勿介介而去也。天賜聞阿哥之名大異之。乃就額駙問所由來。額駙挽天賜之手。推之令登騎曰。第歸帳中。吾自能詳告始末。天賜從之。並騎而行。意中疑信參半。尙恐爲額駙所紿。時時握刀柄目視額駙。額駙覺之曰。阿哥心

尙躊躇乎。吾不早告子。是吾非也。少頃緬陳崖畧。自不難釋然矣。天賜始不疑。既歸。延之上座。再拜而後進。曰。本欲抵京。後方明告。今不可復待。然在途中。仍祈秘之。此君命也。天賜唯唯。但求速告。額附又請曰。頃聞子殺追者數人。恐僕從有所藉口。子能屈居囚服以從乎。天賜亦許之。額附遂言聖駕南巡。居揚州之某鹽商園中。因三藩定後。黨羽尙未全泯。鹽商防微起見。行宮內多用婦女。故日侍尙衣。衾枕拂搔之屬者。有婢媼百數十人。中多雇小家女子。而暫充斯役者。利犒金多。而爲時短也。往往有己字之女。父母涎鹽商厚值。背其夫家私入之。取其值以爲嫁資。遂視爲終南捷徑。亦不爲異也。是時聖駕駐蹕之所。適某氏女充掃除役。姿態豔絕。聖上視之頗爲動容。召入應對。亦稱旨。遂承幸焉。旣而聞其有夫大悔之。蓋不欲以穢民婦累聖德。乃厚賞而遣歸。且密諭鹽商密其事。恐誤女之終身。其女亦恐爲夫家詰責。歸而不復告人。久之女從父母流徙兗州。知有孕。父覺之。怒面責女。女實言之。父細人不知皇帝之尊。但恐婿家興問罪師。只候其產。而棄其兒。并以所得塩商家之錦襖裹

之。置湖濱漁網中而去。事亦遂忘之矣。及聖上五次南巡。仍駐蹕園中舊地。因棖觸前塵。終恐誤女之終身。命塩商必尋求其跡。於是塩商輾轉訪得某氏女。未過門而其夫已逝。遂接至園中。聖上不忍棄。挈之返宮。列爲妃。即今某貴嬪是也。而妃時時念錦襪子不可得。仍以屬塩商。商就貴嬪語。四出訪查。始得之於兗州。聞王叟拾得錦襪兒。再四偵尋。即知阿哥來歷之異。顧是時阿哥已棄家漫游。苦不得蹤跡。又越一年。始聞錦襪兒即阿哥。故遣門客等與阿哥游。詳訪得錦襪猶在。驗之良是。擬招阿哥而告之矣。恐遭意外。乃遣人馳至京。密告之。且請今上派欽使蒞驗。故吾乃專爲阿哥來。其實塩商早識阿哥之即爲錦襪兒。密遣門客伴之遊。專爲稽留以待。而阿哥不知也。今吾將返京。陳奏。但得面聖。即當封爲皇子。他日得志。幸時時令吾得所蔭庇。則感戴靡涯矣。天賜始恍然悟。已身之爲貴也。遂不復有言。抵京朝聖。上於毓慶宮。與諸皇子叙齒。位次當在二十三皇子。既定。即日納妃建邸。奉母某氏以居。時時聞母道故事。不忘兗州之湖濱漁叟。於是挈妃嬪往。假將軍名義。率車騎如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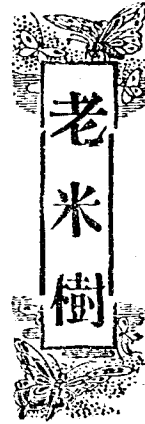
獵者。然實則不忘舊德也。

畫錦還鄉。十年如夢。此時獨山村中忽見此少年夫婦。乘傳入境。僕從如雲。徧訪村尾之王叟故廬。及老夫婦合厝之墓道。自云。即其養子天賜。今已歸宗。且爲貴胄矣。願不忘舊德。因有事南游。繞道來此修廬墓。村人聞之。咸來問訊。富翁某以所舍館之。郡守邑令爭來拜謁。天賜因命守令置墓田二百頃。擇村中耆舊敦篤者。主春秋祭掃事。守令奉命惟謹。居三日始南去。當時見者皆能道其衣冠壯偉。聲勢煊赫。宛如劇中大將軍狀。夫人明麗若仙。衣飾皆作滿旗宮裝。與世俗夔異。蒼頭婢媪至百數十人。所携器皿食物。及守令餽贈備極豐腆。惟詢爲何官。則相戒勿語。但知爲貴人公子云云而已。



介紹事實白話小說

白話
小說



此書敘述齊百萬致富之原及所經艱困危險堅忍耐勞
卒能發達致富講求生計者不可不閱也全書三册每册
銅元十四枚

十年前目

觀北京之



白話

敘述

此書敘述北京著名地痞藉端騙財尋隙訛詐搶人勒贖
俗所謂插圈弄套種種巧詐令人莫測并述大鬧同合軒
尤為奇聞
全書一册售銅元十四枚

#6

351222

#6

351222